



革命故事

四明山一大妈

朱 革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革 命 故 事

媽 大 一 山 明 四

朱 華 著

蔣松非 姚少傑 插图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兩篇革命故事。

“四明山一大媽”一文，記述了定相大媽母女倆為革命事業奔走的許多生動場面。為了保護三五支隊留下來的兩隻鵝，母女倆也煞費心機地想了許多辦法，把鵝養到了現在。這事也生動地說明了人們熱愛三五支隊的眞摯情感。

“老房東的故事”一文，記述了“老房東”福生伯一家人，掩護我四明山區三位游擊隊員避開敵人幾次搜捕的詳細經過，表現了親如骨肉的軍民關係。故事十分生動，人物也很鮮明，讀來親切有味。

四 明 山 一 大 媽

朱 葦 著

蔣格非 姚少崇插圖

※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6號

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

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·浙江省新華書店發行

※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 5/8 字數64,000

1958年12月 第 一 版

1959年4月第三次印刷

印數：8,095—23,094

統一書號：T 10103·186

定 價：(5)一角八分

出版者的話

浙江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，從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一天開始，黨就領導浙江人民進行了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。在那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中，有着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。這些故事，集中地表現了祖國的許許多多優秀兒女，在戰場上、在地下工作鬥爭中、在敵人的監獄里、法庭上、在劊子手的屠刀下，不屈不撓、不惜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；和熱愛人民、無限忠誠于黨的事業的高貴品質。這些光輝燦爛的業績，過去，現在，將來，對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，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

為此，我們決定編輯、出版這套“革命故事”叢書。一方面是想幫助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國革命的艱巨性；另一方面是激勵大家更好地學習英雄們的榜樣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，積極地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事業。

編輯、出版革命回憶錄，有着重大的意義，不僅可以深刻地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及我們的後代，而且也是豐富我們黨史的聖事的重要史料，和對先烈們最好的紀念。但是，收集、整理、編輯、出版這些光輝的革命故事，單靠出版社的力量是無論如何不行的。我們殷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，特別是過去曾在浙江地區堅苦鬥爭的同志的支持和協助，提供線索，多多寫稿，共同把這套有極重大意義的叢書編好。

目 录

四明山一大媽..... (1)

老房东的故事..... (33)

四 明 山 一 大 媽

抗日戰爭時期，我曾在浙東四明山區打過幾年游擊。自從1945年部隊北撤以後，到現在已整整十二年了，我時常想起抗日戰爭時期和四明山人民同甘共苦的情景，總想再到四明山去看看熟悉的村莊和山林，看看熱情和勇敢的四明山人民。

機會終於到來了。

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裡，我們到了余姚縣的梁弄鎮。這裡，在抗日戰爭時期，是浙東游擊根據地的軍政中心，住過浙東區黨委會和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的司令部和政治部。現在中共梁弄區委會，就在過去政治部住過的地方。

我們到了區委會。區委書記一聽我們是當年三五支隊（是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第三、四、五支隊的簡稱）的游擊隊員，就拍著手激動地告訴我們：

“啊呀！你們可回來啦！我們的定相大媽等你們十二年了。為了等你們回來，她把你們留下來的一只鵝，整整養了十二年。鵝現在還活著。快去看看這位好心的大媽，和這只長壽的鵝吧！”

“啊！有這樣的事！”我們都驚訝地叫了起來。

我們急忙吃了中飯，就訪問定相大媽去了。

春天的太陽，金光燦爛的，顯得格外明朗。我們一行人，由區委會的通訊員帶領著，走到梁弄鎮的北面。通訊員指著前面一個翠綠的竹林說：“到啦，竹林里的三間新房子，就是定相大媽的家。”

走进这个綠得发黑的竹林，只見茁壯的毛筍，滿地矗立着；还有几只肥胖的猪和羊，在自由地游逛，成群的鷄、鴨、鵝，星星点点地散滿整个竹林，牠們，悠閑自在地在竹林里覓食游戏，我想：在这群鵝里面，或許有大媽養了十二年的那只鵝吧。

穿过竹林，面前就出現了三間嶄新的平房。新鮮的門窗板



沒等我們走到門口，屋里就出來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妇女，

壁，还散发着濃郁的木香。紧挨着新房子还有一間破旧的矮小的茅屋。这时，屋里出来了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妇人，瘦長的身材，眉目清秀，看上去显得既勤勞又善良。她笑呵呵地站在門口，久久地望着我們。我估計她一定是定相大媽，就迎了上去，說：“是定相大媽嗎？我們就是过去的三五支队。这次，特地来拜訪您老人家了。”

她一听我們是过去的三五支队，不覺失惊地“啊”的一声，立刻到那間陈旧的茅屋里去了。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我們帶着疑問的眼光互相看了一眼。正在我們莫明其妙的时候，大媽抱着一只鵝轉来了。鵝，馴順得象孩子一样。牠伸着項頸，側着头奇怪地望着我們。我們明白了。这一定是大媽养了十二年的那只鵝。大媽抱着鵝回到我們面前，她用手指指我們，象对人說話一样地对着鵝說：

“看吧：他們不是回来了嗎？我說他們会回来的，沒有錯吧！”說着她就溺愛地撫摸着鵝的長頸。同志們也不約而同地伸手撫摸起鵝的銀色的羽毛来了。过了一会，大媽慢慢地抬起头，向我們介紹了鵝的来历：

“同志，这是你們的鵝，就是在三五支队北撤的那年，教導大队的徐事务長，本想拿牠来过端午节的。那时候，鵝很小，有些可惜。他就抱来和我換鷄。我呢，覺得鵝不吃粮食，就高高兴兴地換給他了。想不到就在那年八月半以后，你們就北撤了。想想這兩只鵝是三五支队的，見到鵝象見到三五支队一样，我就决心养着，一直要养到你們回来，現在真的把你們等回来了。……”大媽停了一会，难过地說：“可惜，还有一只鵝在前年（1955年）死掉了。啊呀：你們看，我多糊涂，連凳子都沒搬給你們坐……”

大媽忙着給我們搬凳子。又叫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子快給我們泡茶去。其实，她的大兒子和媳妇，早給我們泡好茶了。大媽笑呵呵的和我們一起坐下来。这时她把我們每个人从头到脚地看

了一遍。看完后，她若有所思的透了一口气，說：“同志，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們总算苦出头了。看到你們，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过去的許多事情。”

我們知道大媽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做了許多革命工作，可不知道底細，現在她自己提起来了，正好合了我們的心意，忙說：

“大媽，那么你把过去的許多事情講給我們听一听吧！”

大媽理了理头发，环視一下嶄新的門窗板壁說：

“同志：不要看我現在住着新房子，过去住的比那边的旧茅屋还不如，比人家的毛廁坑还不如。几根毛竹頂着个草屋頂，二三十年沒修沒盖，屋頂稻草里爬出来的虫，有手指那么粗，天一下雨，漏得里面連鍋盖都揭不开，漏下来的水，象醬油一样，又黑又臭。長年吃的是麦碎、野菜、南瓜、洋芋茷，那时候，真不知道白米飯是啥味道；穿的是冬夏一身衣裳，破零破碎的，活象件八卦衣。四明山的人常說：‘柴株当棉襖，葛藤当擦腰，亮篾橫放倒。’〔註〕一点不錯，我們就是穷到这样地步！”

“我家人口多，有四个孩子，无田无地，全靠他爸一个人种田地来維持生活。他爸又是老实人，为了混口飯吃吃，起早摸黑，累得腰酸背駝；家里沒有吃，孩子哇哇叫。他就流着眼泪对我說：‘阿林他娘，我对不起你們呀，要你們跟我受苦。’同志，你們說，我能怪他嗎？他不嫖不賭，也不好吃懶做……誰知老天杀人不眨眼，偏叫我在三十六岁那年做了寡妇。……”

“媽：不要难过啊！……”大媽的小兒子靠在她的肩膀上安慰她。

〔註〕这是解放前流傳在四明山区的一首民歌，意思是劳动人民在旧社会里貧穷得冬天沒有棉衣穿，只好拿柴根头燒火来取暖，褲帶买不起，只好弄根葛藤来代替代替，油灯点不起，只好弄些竹篾来蒸着当灯。

大媽拉過小兒子，摸着他濃黑的頭髮，嗚咽着說：“你們有福氣，碰上毛主席的時代，能上學堂讀書！在那時候，不要說讀書，就是吃口飯也困難。你爸丟下我們去了，叫我婦道人家怎麼辦？那里象今天，有困難，找合作社，找人民政府。在舊社會里誰來搭救你？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無門。我真想一根繩子上吊去，可是，拋下你們怎麼辦？那時，我認為這是我的命苦，是前世不修的緣故，根本不知道是地主、官僚和國民黨反動派這班吸血鬼在壓迫我們，剝削我們，吸我們的血。從那時起，我就吃素唸佛拜菩薩。求菩薩保佑孩子快点大起來，好給他爸留下一支香火。

“那時候，虧得我女兒阿花已有十六歲了。他爸死后，阿花就不聲不響的把他爸的担子接了過去。下地，上山，砍柴，搯毛竹，樣樣都來。她還辛辛苦苦的積了几个錢，順便從余姚城里帶些醬油、香煙來賣，好賺几个零用錢。虧了她，全家总算沒有餓死。她自己呢，十六七歲的姑娘了，連件沒補釘的衣裳都沒有。她長得很好看，紅紅的臉孔，彎彎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小小的嘴巴，特別是她的頭髮，又細又軟，象烏絨一樣。尽管穿件‘八卦衣’，人家也說她很好看，說她象‘觀世音’一樣。

“這樣過了几年，眼看孩子也漸漸長大了，誰知道日本強盜又闖進來了，燒啊，殺啊，搶啊，糟蹋婦女啊，……真是天底下的壞事都被他們做盡了。

“那時候，住在四明山的國民黨部隊不少，有強盜一樣的八十八團田鬍子（國民黨第八十四師第八十八團團長田鈞山），有土匪一樣的蕭文德，还有什么‘浙保爛眼’，‘忠義救國軍’，自衛隊……這些人啊，從來不打日本佬，一到老百姓家里，就翻箱倒櫃的，我做媳婦時的几件衣裳，已藏了一二十年，也被這班強盜搶去了。

“在這種亂世天下，眼看全家老小活不下去了。這時救命王

菩薩來了，這就把四明山翻了一個面。

“那年（1942年），還是割麥的時候，傳說又有軍隊要來了。不過都說那批軍隊好，說是打破一只碗也賠的。我對軍隊早看夠了，怕極啦，恨透啦！古話說，‘好鐵不打釘，好男不當兵。’我原來想，當兵的手里有槍，不是土匪就是強盜。兵來災來，倒霉的還不是老百姓！誰會相信還有‘打破一只碗也賠’的軍隊。……”

“有一天半夜裡，忽聽得有人在敲門，一邊敲，一邊輕輕地喊著：‘大媽！大媽！’我仔細一聽，口音很熟，叫得也很親切，看樣子不是軍隊。若是軍隊叫門，總是象打雷一樣：‘老百姓！開門。媽的皮……’你還沒來得及答應，就‘通通’兩腳，踢開門進來了。听今天這樣輕輕的敲門聲，好象隔壁鄰居一樣，可就是想不出是個什麼人。我就大著膽子去開門了。開門一看，天哪！又是軍隊。怎麼辦？當時，我吓得渾身象篩米一樣。說也奇怪，過去來的軍隊象豺狼虎豹一樣，橫沖直撞。這批軍隊却和過去的不一樣，和和氣氣的，每個人都有個人的樣子。徐班長（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，他以後又當了教導大隊的事務長，鵝就是他換給我們的），一進門就大媽長，大媽短的對我說，還說‘我們是老百姓自己的部隊，今天晚上想在你家裡借宿一夜。’可是在那時候，誰相信他講的，我在肚裡一句頂一句的罵他：‘嘿！講得倒好听，是老百姓自己的部隊，怪不得到老百姓家裡就翻箱倒籠，殺雞殺鴨，要什麼就拿什麼，……’

“同志們看出我不高興的樣子了，沒奈何的掃掃地，鋪點草，準備睡覺了。這時，有個小同志唱了幾句歌，徐班長就向他狠狠地盯了一眼，說：‘大媽她們睡覺了。你還吵？’那個小同志把舌頭一伸，就不作聲了。

“同志們都睡覺了。我看著他們的一舉一動，覺得真有點奇怪：這些人難道真有这样好，不搶不奪，不凶不惡，不吵不鬧。

……不过，我还是‘佛一样敬他們，賊一样防他們’。我整夜坐在阿花的床前守着。生怕他們来欺侮她。一直守到天明，把阿花打发到地里割麦去才放心。

“早上，他們起来了。象过年一样，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尘絲不留，連屋角里几十年积下来的蜘蛛網和灰尘都揮掉了。有的帮我挑水，有的說要帮我家用去割麦。我心里在付：‘謝謝你們吧，不翻箱倒籠已經够好了，那里还能要你們帮我去割麦！’我没有答应，也不告訴他們在什么地方割麦。后来，他們还是跟着去了。把我和阿花的鐮刀都拿了過去，叫我娘因坐在田塍上看着。他們割呀、挑呀、打呀，做得真欢啊！不要看他們穿件灰軍裝，做起生活来象种田人一样，順手得很！人也是規規矩矩的，对阿花一点沒有嘻皮笑臉的样子。我真不懂，从那里来这样好的兵，难道是天兵天將下凡了嗎？

“既然这样，人也該有个情誼。我没有东西好謝謝，就在吃飯的时候盛了一碗洋芋苡給他們。他們都說不要，只有昨天晚上唱歌的小同志拿了几个。我以为他們嫌洋芋苡不好，这使我很不高兴，心想：‘你們不稀罕，我們还靠它活命哩！’一轉身，就把洋芋苡端回廚房去了。剛到灶間，就听見徐班長在对小同志說：‘你吃老百姓东西，晚上要好好檢討。’他这么一說，小同志把剩下來的几个洋芋苡，就馬上拿来还我了。原来他們并不是不喜欢，好象他們有个不准吃老百姓东西的規矩。那时候我不知道‘檢討’是个啥意思，但从語气上听起来，‘檢討’好象是要处罚的样子。——这个規矩，我觉得定得太过分了，吃几个洋芋苡有什么，这倒是我真心愿意的。他們不吃，反而使得我心里不好过。

“下午，他們沒有事了。反动派的軍隊，只要一空下来，就打麻將，搶东西，玩女人；可是他們不这样。他們象学生一样，唱歌、讀書、写字，有的拿着針綫在补衣裳，有的在擦枪。这

样，一直弄到天黑，又把我們屋里屋外打扫了一遍，挑了几担水，然后集合在院子里唱了一陣歌，‘大媽！大媽’的謝了又謝，就走了。

“我站在門口呆呆地望着他們，心里想：‘天底下还有这样好的軍隊，还有这样好的人？’阿花也站在門口望着，她問我：‘媽！这是什么队伍？’是什么队伍我也不知道。

“过了不久，一个搞民运工作的女同志李华来了，你們認識李华嗎？这人，白白嫩嫩的皮肤，長得很好看，一看，就知道是个好人家出身的女兒。当时，我覺得很奇怪：这样好的姑娘，怎么也在軍隊里呢？女人当兵，我从来沒见过。后来，李华同志住到我們家里来了，我才知道三五支队講男女平等，女人也可以抗日，誰也不准欺侮誰。我想这倒好的。她住在我們家里，不嫌髒，不嫌臭，吃飯也不嫌好坏；空下来，就帮我洗碗刷鍋，象我的大女兒一样。她也經常向我做宣傳工作，講三五支队为什么是老百姓自己的部队。

“李华同志是和阿花睡在一起的。她們每天晚上吱吱喳喳的講得很多。我想：‘她們在講什么呢？夜夜講，有那么多話好講嗎？’有一天晚上，我偷偷地听了一下，她們好象在講穷人为什幺穷的道理。我想：‘穷富是命里注定的，还有什么道理好講的。’嗨！李华講的道理不一样，說什么劳动呀……地主呀……地租呀……和我們講的不一样。真的，老天的确不公平，穷人一年到头忙，还是穷；地主好吃懶做，偏有錢，你說，这公平嗎？从此以后；我越听越想听了，到后来，一听他們講話，我就豎起耳朵听，她們講到共产党、毛主席怎样領導穷人鬧革命，对老百姓怎样好，和蔣介石有啥不同。……当时，我不知道共产党、毛主席是什么人，后来，我听呀听的，才知道三五支队就是共产党、毛主席領導的。

“从那时候起，我就从心底里喜欢三五支队了。我曉得跟着



到后来，一听到她们讲话，我就竖起耳朵来听。

三五支队走，一定会有出头日子的。

“后来，三五支队来的次数多了，势力也越来越大了，人民政府也有了。李华一直住在我們家里，她和阿花越来越亲密，出出进进，象姐妹一样。不久，阿花就跟着李华去开会做工作了。因为我相信李华，所以阿花跟她去开会做工作，我从来沒攔阻过。不过，有一次我担过一陣心事。就是阿花当梁弄鎮妇女会副会長的时候。我想：‘梁弄这样大，論妇女，有年紀比我們大的，有本事比我們好的，有身份比我們高的，她们能說会道。副会長那么大的差使，只有这些人才当得了，阿花是穷家女子，張开口要紅臉，說句話打疙瘩，身份也不合呀，人家怎么瞧得起。一个不好，就会給人家罵得狗血噴头。’李华同志知道了，就对我說：‘大媽，我幫着她，你怕啥！’她这么一說，我倒稍为放心了些，不过，我还是时常关照阿花說：‘說話做事都要公道，不要得罪人，也不要貪錢。人穷就應該穷得有志气，給人家說閑

話，犯不着！何況這是幫三五支隊辦事，弄得不好，就要倒了三五支隊的門風。’

“的確，”從那時候起，我的心全向着三五支隊了。三五支隊的確是老百姓自己的部隊，只要對老百姓有好处，他們會不顧自己的性命去干。譬如割稻的時候，日本佬、汪偽軍、國民黨頑固派都紅着眼睛，想來搶糧，三五支隊為了讓老百姓安安稳穩割稻子，到處去打敵人，把敵人擋住。許多同志為保衛秋收犧牲了，哪個老百姓不是端起飯碗就想到三五支隊啊！

“同志們打仗也的確勇敢。田胡子是四明山的害人魔王。他喝了多少人的血，吃了多少人的心肝啊！這魔王不消滅，老百姓不要想過好日子。那時候三五支隊的槍砲少，為了老百姓，就去打八十八團。這魔王在上虞縣下管地方造了很多碉堡，什麼，‘永和碉’‘錦鋒碉’……三五支隊沒有砲，怎麼打碉堡呢？就把辣椒燒起來，把辣椒味用風車搗進碉堡里，逼得碉堡里的偽軍住不牢；還有榴彈大王魯國俊，把手榴彈當成砲彈一樣甩進碉堡里去。……就這樣，把八十八團消滅了，上虞城也解放了。聽說這魔王逃走時，連鞋子也吓得丟掉了！

“這批惡煞神被消滅，真要燒七日七夜高香。梁弄的老百姓比做喜事還高興。阿花在婦女會里發動婦女勞軍，那知道人家早抬着豬羊去慰勞三五支隊了。我一聽到這個消息，連忙和阿花拿着一籃雞蛋趕了上去。

消滅掉這批國民黨害人魔王，我高興，但一看到同志們時，我又傷心起來了。過去在我家住過的小同志犧牲了，徐班長挂着胳膊拐着腿，負傷了！就是沒負傷的同志，也是蓬頭垢面的，滿身泥漿，衣服扯碎了，褲子也弄破了，人也瘦了。……心是肉做的，為了老百姓，同志們受這樣大的苦，怎麼叫大媽不心疼呢？我和阿花連忙幫他們洗衣服，補破洞。哈！徐班長却一點也沒什麼，笑呵呵的講打勝仗的故事給我們听。

“三五支队真是天塌下来也顶得住的人！有了这样的队伍，我们老百姓还怕啥！后来，三五支队有八九个县的地面了。接着就实行二五减租了。二五减租不是新闻，国民党也叫喊过。那时候，阿花在妇女会里，到处开会宣传二五减租。她忙得高兴，我却暗暗地替她担心。觉得二五减租，咀巴上喊喊是可以的，如果真要减，地主肯罢休吗？得罪了这些人还当了得？……结果二五减租顺顺利利的减掉了，地主动都不敢动。从那时候起，我们的生活也好多了，青菜淡饭过得去，再不象从前那样，吃了上顿愁下顿。可惜他爸死得太早，象牛一样，耕了一世，苦了一生。没有福气过几天好日子。

“日本佬投降了，我们高兴得不得了，心里暗暗想道：从此过好太平日子了，谁知道灾难又来啦！

“那时，三五支队、民兵、老百姓都在铁帽山脚的大操场上庆祝抗战胜利，开大会，放鞭炮，舞龙灯，踩高跷，扭秧歌……一连闹了几天，人们心里正乐得热烘烘的时候，阿花从妇女会开会回来，一头倒在床上就哭起来了，说三五支队要北撤了。

“这真是个晴天霹靂，我听得发呆了：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我仔细一想：不会。三五支队是我们自己的队伍，它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。我就对阿花说：‘还不是坏分子造谣，当它放屁。’可是，阿花是妇女会的副会长，消息比我老太婆灵通，看她又哭得这样伤心。这又使我心神不定，难道消息是真的吗？……

“第二天，教导大队的徐事务长来了。——他自从第一次到我家里住过后，以后凡是到了梁弄总要来看看我们。后来，他当了事务长，就常到阿花这里来买酱油。他说我们的酱油鲜。这样，他和我们更熟悉了。这天，我以为他又来买酱油了，那知道他是来向我们告别的！

“我听到这个消息，知道北撤是真的了，禁不住眼泪就淌了下来。三五支队是我们的靠山，靠山一走，叫我们穷人怎么办？

国民党一来，我們老百姓还能做人？……

“可是事到如今，有啥办法。看样子我也沒福气过好日子了，年紀也大了，死活只好讓它去。不过，我的阿花还年輕呀！她又参加了工作，国民党能饒过她嗎？不能讓她在家里等死！我就对阿花說：‘你跟三五支队跟李华同志去吧，他們都是好人，不会欺侮你。’阿花大概怕我担不起家里的重担，一口咬定說不去。她的脾气我知道，出口的話从来不轉口。

“那几天，整个梁弄死气沉沉，大街上看不到一張笑臉。

“北撤那天晚上，天下着大雨。三五支队集合在鉄帽山脚的大操場上。往常，队伍一集合就要呱呱唱歌，唱得又响又高兴。这次，同志們沒有唱歌。只是低着头，讓大雨嘩嘩地淋着。我知道同志們心里也很难过，老百姓也一样，本来，只要一見到三五支队个个都眉开眼笑，高高兴兴；这一次，圍在队伍旁边的这許多人，無論男的女的，大人小孩，一点笑声也沒有，大家都在暗暗淌着眼泪，哪里还笑得出来呢：

“三五支队一走，世道馬上就变了。‘浙保’（就是国民党浙江保安队）开来一个团，梁弄四周圍圈起了竹籬笆，还造了七个碉堡。从此，梁弄就变成活地獄啦。国民党的士兵个个又凶又难看。他們的行為真坏呀！賊头賊腦的，东鑽鑽西鑽鑽，見什么要什么，連女人的襯里褲也要。看到女人，就象畜生一样沒上下。有一次，我和阿花从山上回来，有几个畜生就跟着进来了。当时沒动手，賊头賊腦的看了一陣就走了。我看这几个人一定不是好东西。当夜，就打发阿花暈到保長家里去（这保長是‘白皮紅心’的，表面上对国民党也应付应付，心里却是朝着三五支队的）。夜里，这几个野兽真的来了。不要臉的东西，出口就問我要阿花，我就騙他們說：‘回到夫家去了，是人家的人，还能不讓她回去。’我以为他們沒办法了，誰知道……哎，講起来真骯髒。这些畜生惡狠狠地瞪着眼睛說：‘他媽的，小的沒有老的…